

白屋詩人吳芳吉（三）

胥端甫

父喪家貧告貸安葬

民十六年，白屋三十一歲。春正月初七日，白屋和吳雨僧發西安。初十至潼關，以隴海路阻，渡河，取道山西，十二日至河東，十五日夜至平陽。二十一日至太原。二十五日抵北京。住兩僧處。以長江沿岸亂極，待時南下。

二月二十日，白屋赴奉天晤劉柏榮及劉弘度。弘度以湘省之亂北來，遂與留教東北大學。

夏四月二十九日，白屋家庭來電，父親病重，即與樊生自大連南下。五月初二日抵滬。時上海輪船斷絕數月，偏遇直航重慶之船，詫為天助。沿途戰阻，於二十三日之晨安抵重慶。距家百四十里，即日可歸。有劉湘軍隊，以此船經過武漢，必有共黨，多方搜檢，取白屋詩稿一卷，堅不肯還。留難六小時後，乃得上岸。晤紹勤之弟愚山，謂昨日消息。其父之病已難治。二十四日薄暮，肩輿抵德感壩。遙聞人聲甚喧，如有大故。到門，衝入人羣，遇母階前。母說：

「兒呀！纔回來呀！父親候你，到昨晚纔死

了啊！」母親硬咽地說。「母親啊……」白屋昏倒在地。

白屋醒來，母親又百般勸慰。

「兒啊！家中一錢不名，這喪事怎麼辦？你既然回來了，這個担子，就要你一肩担起來。我也年紀老了，是沒辦法的。」母親這般說，白屋只有點頭稱是。

白屋東奔西跑，到處告貸。直到六月二十四日，纔把他父親安葬在梨樹灣。

秋八月，江北的宋諾歐曉得白屋守喪在家，推薦到成都大學，成大的校長張表方知道是吳白屋，經一再的函聘，白屋纔答應前往。

起初，他從奉天南下，東北文科學長復縣的汪榮斌就和他約定。

「你回去，父病好了，暑假內就攜眷出來，父病不救，那麼，把喪事辦好了，再攜眷出來。」汪榮斌是這樣約定的。

「你的西洋文學沒有根抵，應該從師讀幾年，不必再返東北。如果伯父的病有好的現象，但來北京，和我家同住。」吳雨僧却是這樣囑咐

他的。

這一下，負債千有餘金，非償清不可遠出，因此決定，冬天赴成都。這年九月二十日晨離江津。作成都紀行五古詩二十四首。這一年給吳雨僧、周光午、鄧紹勤信：

圍城垂死，樊生嘗向其師俄人哀求援助，吉誓死阻之。不貪苟生，豈冀苟得！（與吳雨僧）

弟與人之誤會，均由不善處世之過。倘吉與弟等相處，雖百年可長敬愛。陸宣公諫德宗書曰：「立國之本，在乎得衆，得衆之要，在乎見情。故仲尼以謂人情者，聖王之田，理道所由生也。」吾之所長，即知事本乎人情，哀樂怨慕，常使人之與我，動而能宣，宣而能正。故凡吉之親友，下至與台走卒，與吾識者，莫不永好。詩曰：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」語曰：「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」吾儕志在移風易俗，他年或廝身戎馬，創平國難；於此得衆之機，見情之道，不可不多讀詩書，細自體驗，以豫備之也。（與周光午）

近日伏居，益信人生可貴，在有理想。家居

之弊，即令人但為瑣屑所拘，而理想為消失。語云：「葉歸根者無聲」。所以憂傷別離，益人大矣！吉回家則詩廢，亦同此理。（與鄧紹勤）。

凡事不帶宗教性質，則罕有成功之望。宗教之有益於人者，在能養人專一的信仰，犧牲的精神，而使外物得超脫，身心得安頓。又人生苦樂，率視宗教性質之有無豐富為差。孔子栖栖皇皇，不知老之將至，曲肱飲水，樂在其中，要為宗教感情至富之表現。（與鄧紹勤）。

民國十七年，是年秋，白屋既任教成都大學，省垣各大學的青年學子，莫不想一瞻他的豐采，各校都爭延主講。

本年仲夏，曾返黑山聚奎本校一遊。

曾作聚奎學校食堂歌：

一

早餐又來了，來來與共歡。

我儕必有用，君子不素餐。

一日生命此開端，神志清明氣魄堅。

天地之德，父母之恩，社會之誼，愛我助我何年年。

何年年。

勉旃、勉旃、勉勉旃、世間不少一飯難。

勉旃、勉旃、勉勉旃、要使人人飽暖皆歡顏。

二

午餐又來了，來來與共歡。

我儕必有用，君子不素餐。

一日功夫已未爛，發皇毅力更爭先。

天地之德，父母之恩，社會之誼，愛我助我何年年。

何年年。

勉旃、勉旃、勉勉旃、世間不少一飯難。
勉旃、勉旃、勉勉旃、要使家齊國治樂無邊。

三

晚餐又來了，來來與共歡。

我儕必有用，君子不素餐。

一日光陰去不還，人生何處可息肩。

天地之德，父母之恩，社會之誼，愛我助我何年年。

何年年。

勉旃、勉旃、勉勉旃、世間不少一飯難。

勉旃、勉旃、勉勉旃、要使天下為公現眼前。

這三首詩，用的是反復句，極有情味，極有意義。尤其是「天地之德、父母之恩、社會之誼、愛我、助我何年年。」是多麼切至。在今天這個時代環境當中的少年，那一個不應該加以儆迪！這首歌，白屋有註。他說：

母校三餐，學生環列食堂，必先唱歌，其意義有三：趁唱時間可使後至者齊到，一也。課程勞頓，可使體氣發舒，二也。不因自飽而忘他人之飢，無終日之間違仁，三也。三章按早午晚時各唱一章，每次約兩分鐘畢。

這年給周光午，傅維洲、樊放伯信說：

吾人萬勿再做王靜安先生之自殺，身世出處，彼此不同，未容趨步假借。落花可傷，新萌又始。況古代文化，並未消沉，無須吾人與之共盡。此刻要事，特勿負我身世出處可也。（與周光午）

承問修身為學之道，莫大於敬。今人行善不

力，去惡不疾，一生悠忽，百事隨便，卒以無成，不敬之故。（與傅維洲）

吾自辭事家居，負債未償，已為親友所不顧聞。又以雨僧來電，告我留蜀勿出之故，益鄙吾身之為無用。平時以吾不久將行，前途無量，通財急難，尚須相扶；今見希望既渺，助我無益，至乃了食維艱，升斗不辦。困苦過於圍城，嗟歎起於四壁。計惟冒死出遊，以紓母妻之困。務請吾弟早來一商：若復偕行，當共患難，若吾獨行，則請以後事相託。吾與此逆境戰二十年，至今不能有朝夕之養。吾今且與為最後一戰，吾終不信其能壓服我也！（與樊放伯）

生死孰美上帝知情

民國十八元元旦，白屋在成都編撰白屋吳生詩稿，他自敘說：

「西蜀少年欲觀吾詩者衆，語既難遍，抄則無時。因蒐鄉里所得之稿。凡若干篇，悉以付印，以就正於知好」。

這是他印詩的原因。原來吳雨僧自編廿八詩，題曰：「涇陽吳生詩集」，打算和碧柳之白屋吳生詩集合刊，當時白屋在西安圍城中。十六年丁卯白屋自西安危城脫險不久返回四川，與吳雨僧相見無緣，刊行二吳生詩集的事遂阻。白屋吳生詩稿刊成，據吳雨僧詩文集說：

「白屋吳生詩稿，分上下兩冊，售價二元三角，原印二千部，上海新月書店發為代售。今在成都書肆亦常購得之。」

這年，仍任教成都，作獻罵我者詩五首。給

吳雨僧，周光午等信中說：

人心非不可救，然非受重創，不肯回頭。（與吳雨僧）

鐵風告我：「儒家於善善之心充量發達，惡惡之心務求減少；否則一身以外，皆可殺也。」有味哉！有味哉！（與吳雨僧）

今之現象，非中國與衰問題，乃全體人類之生死問題！吾人之言理學，非只闡揚孔道，裨益中國；蓋使功利主義，浪漫主義之深入人心，無異驅人之向絕路；為救濟人類計，實惟此一坦途。至墨翟韓非之同符功利，楊朱莊子之根據浪漫，並宜擯斥，不容假借！（與周光午）

中國之家庭不亡，中國之民族，之文化，亦永不亡。蘇俄專以推翻家庭亡中國，他不足道。今國中賢者所行，乃多為敵長勢，此則吾人之深憂也！（與周光午）

民國十九年，移教重慶大學。六月八日與吳雨僧信，談史詩的計劃。

這年給吳雨僧、周光午、及漢驥信：

平生大幸，惟在不責人，人多責我，我將盡有人之長也。（與吳雨僧）

連夜新月甚佳，獨坐草間，直至月落不歸。蒼天高敞，四野靜穆，而蟾光澄澈。對此神與俱化，一無雜念。因悟禹聞善言必拜，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，襟懷何等？直同此月！宜至今數千載後，其精神流注人間，光輝燦爛於無極也。嗟乎光午，至德至道，充盈宇宙，仰觀俯察，不可勝用矣！（與周光午）

吾儕貧賤之家，丁斯離亂之世，萬事皆輕，

惟健身，耐苦，行善三事為重，兒當時時念之！所謂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之道，皆自此為始也。（與漢驥）

民國二十年，芳吉故人谷醒任江津縣長，聘請他回鄉主持江津中學。朋友們都阻止他。

「今天的學風太壞了。要想端正學風，是應該從故鄉開始的。況且我們是老同志，好朋友，是不應該有拂我盛意的。」這是他回鄉主持教育的決定。

秋，回江津，任江津中學校長。民國二十一年，仍任江津中學校長。但從他給劉鑑泉，友人劉雪耕、漢驥的信中看來，辦學也不容易，至於懷念國事之心，和關心兒輩，良苦了。分別錄之如次：

江津黨派紛爭，辦學至為棘手。此可憐之三百少年，始迷於邪說，後攝兵威，如待決之囚，失中心之繫。今秋以始，棄刑毀法，一任無為，不恃外力，但酌情理，乃有生人之樂，與師道之尊。吉視之若己兒女，而痛之若在溝壑。（與劉鑑泉）

近自上海被陷，吉恥國人盡死，憤欲從軍。昨濟波過此，乃力阻之，謂以此從軍之精神辦理江津中學，化一人之身為千百之身，以三二十年之長久時間，與倭寇戰，不愈於今日之空拳乎？（與友人）

蜀人有四十餘萬，而畏葸不肯援滬。吉欲以赤手與倭寇拚之！決於下月東出。如湘軍赴滬，願兄為吉結識者健兒。（與劉雪耕）

兒病在躁妄。躁妄由心氣不和平。心氣不和

平，品格必不正，學問必不實，作事必無所守。聖人做人，必做到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，而後可言不淫，不移，不屈。兒曹入德之道，厥在隨時檢點，忙中找錯，以求自拔，憶吾流落北京時，一日，飢不可忍，見隣室案上有糕數片，而人不在也，吾乃順手急取咽之。後始大悔不告而取之，於是赧赧然，知犯義之事不在平時，而在倉皇中也。狂聖之基，所爭一聞，吾念此十年不敢忘，今以諷汝。王船山曰：「君子之惡躁人也，猶其惡佞人也」，凜之！凜之！（與漢驥）

五月九日白屋以校事過份勞瘁，病歿於江津家中。

遵照他的遺囑，歸葬於黑石山。由江津縣城到白沙鎮，水路九十里。移靈之日，江津中學全體師生隨船一直送到白沙鎮，而聚奎學校的同學數百人則齊集白沙鎮江邊來迎接上山。安葬的地點叫梅林，附近九曲池，植有梅花數百株，亦即芳吉「還黑石山作」詩中所謂「雙塋」所在地。

雙塋：一為芳吉業師蕭綺笙先生，一為其同班鄧君。他在憑弔雙塋的詩裏曾有如下幾句：

「美子地下穆以寧，嗟我艱危獨伶仃。敢將蘇哲語，重譯為君銘。我今之死所，君自樂所生。生死誰為美，上帝知其情。」 I go to die, you go to live, which way is better, God only knows.

白屋早年凋喪，固令人扼腕與哀，但他的偉大的詩歌，已留人寰，浩然正氣，已凌霄漢。這真是「生死誰為美，上帝知其情」了啊？